

国学精粹珍藏版

卷序  
夫立教之制，非徒以法，且以情。情之所至，教之所由。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教之兴，民之化也。此其所以为教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教之兴，民之化也。此其所以为教也。

夫立教之制，非徒以法，且以情。情之所至，教之所由。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教之兴，民之化也。此其所以为教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教之兴，民之化也。此其所以为教也。

李志敏◎主编

# 中国传世书法鉴赏

◎ 尽览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

◎ 读传世典籍，赢智慧人生

受益终生的传世经典

◎ 品读国学经典  
◎ 汲取国学智慧



題詞  
自孔子之精微，法初傳，近且見。其物，亦在禮定，或家聲，藉而潤文。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教之興，民之化也。此其所以為教也。

夫立教之制，非徒以法，且以情。情之所至，教之所由。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教之興，民之化也。此其所以為教也。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教之興，民之化也。此其所以為教也。

【国学精粹珍藏版】

李志敏◎主编

卷二

# 中国传世书法鉴赏



◎ 尽览中国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

◎ 读传世典籍，赢智慧人生

——受益终生的传世经典

## “唐初四家”之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

在初唐书法的历史舞台上,唱主角的是有“唐初四家”之称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他们擅长的书体,都是堂堂正正的楷书,中间还穿插了一点行书。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人,是我国初唐时期杰出的书法家、文学家、政治家,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他与欧阳询齐名,人称“欧虞”。

虞世南出生于东南名门望族,父虞荔,南朝陈时官至太子中庶子,叔父虞寄,官至中书侍郎。虞世南4岁丧父,7岁过继给叔父为子,因而取字“伯施”。虽然都是幼年失怙,但比起作为叛将之子欧阳询的坎坷境遇来,虞世南一生应该算是生活安逸,仕途通达。

虞世南初仕陈,入建安王府为法曹参军。陈亡后入隋,深得杨广赏识,曾任太子东宫学士,杨广即位后任秘书郎、起居注舍人。后又入唐,受知于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被册为太子,虞世南为太子中舍人。李世民即位,虞世南被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共掌文翰。当时,虞世南年已古稀,屡次上表求退,皇帝不许,迁太子右庶子,虞世南固辞不受,仍被任命为秘书少监,后升秘书监,又进封永兴县公,故人称“虞秘监”或“虞永兴”。

贞观十二年(638),虞世南获准致仕,以三品银青光禄大夫、弘文馆学士之职衔及“五绝”。唐太宗称说:

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绝。一曰忠说,二曰友悌,三曰博文,四曰词藻,五曰书翰。

虞世南去世时享年81岁,唐太宗下诏陪葬昭陵,追赠礼部尚书,赐谥“文懿”,并说:“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日忘之,盖当代名臣,人伦准的,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中无复人矣!”(李世民《命魏王泰祭尚书虞世南手敕》),又做诗悼念,命起居郎褚遂良于虞世南灵前诵读焚化,再命阎立本画其肖像,置于凌烟阁供人瞻仰。君臣情谊之深厚无过于此。唐太宗想在屏风上书写《列女传》,当时正好无书,虞世南在朝堂之上乃默诵而书,一字无缺,赢得朝中文士的钦佩。

虞世南虽然容貌怯懦,弱不禁风,却性情刚烈,当政得失,直言敢谏。他曾多次讽劝唐太宗要勤于政事,并以古帝王为政得失,论证利弊。贞观八年(634年)陇右山崩,唐太宗问“天变”,虞世南以晋朝以来历次山崩为例,说:“臣闻天时不如地



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义不修,虽获麟凤终是无补;但政事无阙,虽有灾星何损于时。然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以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怠,慎终如始。”唐太宗听后敛容反省。他还一再劝阻唐太宗筑陵墓厚葬,使唐太宗有所收敛,又劝阻唐太宗不要恣于游猎而疏于政事。这些都对当时的“贞观之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你们如果都像虞世南那样刚正忠烈,天下何忧不理。”

虞世南沉静寡欲,身体文弱,却博闻强记。笃志好学,善属文,从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书法家智永禅师学习书法,妙得其体要。他勤于学习,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甚至在临睡前还不停地在被中划腹习字。他学于前人却不拘泥于前人,登堂入室后能再自立门户,开创独特的书法艺术流派。他的书法笔致外柔内刚,呈现出一种雍容静穆的典型风格,号称“虞体”,对当时的书风影响很大。

唐太宗学隶书,就师从虞世南。太宗常感到“戈”字难写。有一天,他写字时又写到“戩”字,于是只写了“晋”的半边,让虞世南写另外半边的“戈”。写成以后,唐太宗让魏征来鉴赏,魏征看了说:“天笔所临,万象其能逃形,非臣下所能拟书;惟仰观圣作,以‘戩’字戈法,最为逼真。”唐太宗赞叹魏征的眼力高,也更看重虞世南的书法了。

虞世南自己曾说:“余尝梦吞笔,又梦张芝指授笔法,方悟作书之道。”他学书非常勤奋,夜卧则画腹作书,故晚年尤妙,作《孔子庙堂碑》,以拓本进呈,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赞赏,特赐王羲之的黄金印一颗。明王世贞评价:“见其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有笔外意。”

《宣和书谱》记载虞世南:“尝作《笔髓》学者所宗。”因虞世南为一代书法大家,他的著作也受后世学者重视。

虞书书迹今日所可见者,尚有楷书《昭仁寺碑》、行书《积年帖》、草书《论道帖》等。而以《孔子庙堂碑》最为著名和可信。其碑文长达3000余字,整篇气势贯连,整饬有法,无一字不精神。



虞世南像



《孔子庙堂碑》，又称《夫子庙堂碑》，贞观七年（633年）立石，虞世南撰文并书，以记述唐高祖立孔德伦为褒圣侯并新修孔庙的事。此碑书法用笔俊朗圆润，笔锋内敛，中锋运笔，几乎没有侧锋，也很少露锋，笔画无明显的粗细变化；体势稍呈狭长，结构严谨，横平竖直，一派平正典雅之气；亦有向外舒展的笔画，使字形显得秀逸多姿，是虞世南由“绚烂之极”复归平淡之作。75岁的“五绝”老人虞世南此时心境自是平静祥和，故无有火气溢出笔端。相传此碑刻成之后，捶拓者纷至沓来，“车马填集碑下，毡拓无虚日”（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不久便毁于火灾，后重刻，不幸再次被毁。宋初原拓本已十分珍贵，黄庭坚有诗云：“孔庙虞书贞观刻，千两黄金那购得。”（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引）可见原拓本在北宋已不多见了。存世刻本很多，以陕本（又叫“西庙堂本”）最为著名，为宋初以旧拓摹刻者，现在西安碑林。

《汝南公主墓志铭》，纵25.9厘米，横38.4厘米，贞观十年（636年）十一月作，行书，18行，共222字。传为虞世南书，现藏于上海博物馆。汝南公主为唐太宗的第三个女儿，早逝，虞世南为其撰写墓志，此为草稿。此帖笔势圆转流畅，笔画细瘦秀美；由于筋骨内含，所以不失清健；结体以平正为主，中宫紧密，字形长短不一，揖让之间显道媚清婉之风貌。明王世贞云：“昔人于永兴、率更书，俱登品神妙间，而往往左袒永兴。余初不伏之；以虞之肉，似未胜欧骨，盖谓正书也；晚得永兴《汝南公主墓志》草一阅，见其萧散虚和，风流姿态，种种有笔外意。”明李东阳也说此帖：“笔势圆活，戈法独存。”所谓“戈法”，即虞世南研究“二王”书法所悟到的一种独特笔法。欧、虞的正书有“骨肉”之别，若此帖及《仲尼梦奠帖》果为真迹，则虞世南行书较欧阳询更得流畅圆转之妙，当是早岁“尤所偏工”所至。惜今见《汝南公主墓志铭》过于圆活，且后半部流于荒率，疑为伪作。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人。其父欧阳纥，陈朝时任广州刺史，因犯罪被诛，欧阳询被人藏匿才幸免于难，后由其父好友尚书令江总收养。江总善书，以文章名世，欧阳询深受其影响，博通经史，尤好书法。

欧阳询聪敏勤学，读书数行同尽，在隋代为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唐高祖李渊未登基前即与之游。及高祖即位，累擢至给事中。欧阳询书初学王羲之，而险劲过之，因此自成一体，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欧阳询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无人能及，被称之为“唐

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

欧阳询学书用心极苦。有一次,他外出游览,偶在路旁见到一块西晋书法家索靖所刻章草石碑,看了几眼,就走开了。走了很远又回来了,伫立在碑前,反复研究,发现其中确有精妙绝伦之处。于是,索性在碑旁布席而宿,三天三夜后,他终于领悟到索靖书法用笔的精神所在,因而书法更臻完美。

据史书记载,欧阳询的相貌很丑陋,但他的书法却誉满天下,人们都争着想得到他亲笔书写的尺牍文字,一旦得到就视为圭臬,作为自己习字的范本。唐武德(618~624)年间,高丽(今朝鲜)特地派使者来长安求取欧阳询的书法。唐高祖李渊感叹地说:“没想到欧阳询的名声竟大到连远方的夷狄都知道。他们看到欧阳询的笔迹,一定以为他是位形貌魁梧的人物吧。”

欧阳询晚年时,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每次写字都很慎重,由此对于书写工具也是特别讲究。他的笔不同于一般所见的毛笔,都是特制的,笔管、笔毛选料均十分讲究。笔管以上好的犀牛角或象牙制成;笔毛选用上好的狸毛与兔毛,先一根一根地挑选,再经搭配组合,笔内用狸毛,外覆兔毛,制作这样一支毛笔是多么不容易,没有这样的书写工具,欧阳询是断不下笔的。

欧阳询八体兼妙,篆法尤精。真、行学王献之,别成一家;草书跌宕流通。他曾经以三百缗购得王羲之授献之《指归图》一本,日夜赏玩,高兴得夜不能寐。他的楷书以《九成宫醴泉铭》等,行书以《梦奠帖》《张翰帖》等为最著名。

《九成宫醴泉铭》运笔刚劲而凝重,峻利而含蕴,撇捺坚挺,竖弯勾则全用隶法,向右上挑出,气势开展。《九成宫醴泉铭》是唐代书法尚法的典范,对后世影响很大。此帖至今仍为临习唐楷的入门范本,但因为他的法度严谨,字形方整,临习时若一味形似,食而不化,久之则成“印板排算”,这是学欧者须知之处。

《九成宫醴泉铭》原石在陕西,由于风雨侵蚀再加上历代捶拓,碑刻已严重受损,后人以维护为目的,对原碑进行多次剔刻,却又更使原石风貌几乎丧失殆尽。此碑今有宋拓本影印流传,是学习欧阳询书法的重要范本之一。

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也是一代书法大家,他们父子被合称为“大小欧阳”。

欧阳询去世时,欧阳通尚年幼。母徐氏盼子继承父业,亲自督教书法。那时其父亲的手迹大多散存于民间,徐氏不惜以重价购回。欧阳通朝夕临摹,书法大进,尽得父法。

到十四五岁时,欧阳通不但学习了不少古代经学,书法艺术也大有长进。只是他有时骄傲,练字时不很用功,母亲非常着急。



经过冥思苦想，徐氏想出一个办法，假装家里的钱都用光了，让欧阳通上街去卖父亲留下的字。

当时欧阳询的字很有名，不少人争着购买。结果买的人多，而家里的字却有限。欧阳通不得不每天从市场上回来，埋头临写父亲的书法。第二天，再把自己的作品拿到市上当成父亲的去卖。由于他挂的是欧阳家的招牌，所以买卖很好，简直是供不应求。于是，他每天不得不临到深夜。这样，不但解决了家里的生计问题，他的书法艺术也大有长进。后来，人们把他的字和他父亲的字并称为“大小欧阳体”。

欧阳询书法在隋代已很出名，到了唐代更是书名卓著，远播外夷。他的楷书融合了魏、晋、南北朝碑书的特点而自成一家，稳重简练，化矫野为文明，引旷达为端雅，开一代风气，对后世影响极大。清朝包世臣说他：“楷法沉实，力贯毫端，八方充满！”前代人评其书曰：“有龙蛇战斗之象，云雾轻笼之势。”

其书法理论传至今日的有：《八诀》《三十六法》《传授诀》《用笔论》四篇，总结了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形式技巧和美学要求，是一套完整的书法理论，在历代书论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南宋董道《广川书跋》评其书：

笔力劲健，尽得家风，但微伤丰浓，故有愧于父。至于惊奇跳骏，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颖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欧阳询在日本也深受推崇。《朝日新闻》是日本综合性报纸之一。这张创刊百余年的报纸经过发展壮大，目前已经成为全日本知名度最高、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然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朝日新闻》的报头四个字，并非是日本人题写，而是出自中国古代书法家欧阳询之手，由他所写的字合成的。

原来，《朝日新闻》在日本大阪创刊时，有几位筹备委员是当时日本国内有名的书法家，他们尊崇欧阳询的书法，便找出欧阳询的《宗圣观记》书法作品，从中选出“朝”、“日”、“闻”三个字，用双钩法描成“填本”，但帖中没有“新”字，他们就找出“亲”字（繁体）和“析”字，分别剔除“见”和“木”旁，合成一个“新”字。就这样，四个饱满瘦劲的“朝日新闻”便成为日本人至今仍爱不释手的报头之一。

褚遂良（596～658年），字登善，杭州钱塘人，散骑常侍褚亮之子。博通文史，尤工隶书。由魏征推荐给唐太宗，受到赏识。高宗时，官至中书令，封河南郡公，进郡公，人称“褚河南”。高宗永徽元年（650年），褚遂良以抑价强买他人土



地被劾，贬为同州刺史。高宗三年，召还，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复为宰相。四年，为尚书右仆射。六年，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认为王皇后出自名门，并无过错，于是竭力反对废立，由此又被贬为潭州都督，转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又贬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显庆三年（658年）死于任所。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直到神龙元年（705年），即褚遂良死后46年，才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年），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年），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褚遂良的书法初学欧阳询，继学虞世南，上则祖述王羲之，甚得其媚趣。隶行则得史陵亲授，其书师法于古，不名一家，结体学钟繇，古雅绝伦。他的书法，糅合隶书《礼器碑》的瘦劲整饬和王羲之行楷书潇洒姿媚的长处，从而创制出了一种既美丽得像“瑶台青琐，育映春林”（张怀瓘《书断》），又风骨“瘦硬清挺”（梁颙《评书帖》）的个人风格。当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感到身边寂寞，没有人可以谈论书法时，魏征就把褚遂良推荐给了太宗。结果交谈下来，太宗大喜，把宫中所有购求来的王羲之书法墨迹，都叫他鉴定真假。褚遂良辨别得无一差错，得到了唐太宗的信任与喜爱。从此，褚遂良以擅长书法得以走进大唐王朝的权力中心。

褚遂良的书法作品流传下来的，有楷书《伊阙佛龕碑》《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以及行书《枯书赋》《唐文皇哀册》等。清刘熙载《书概》说褚遂良乃是“唐之广大教化主”，说明了褚氏作为唐楷书风的奠基人的崇高地位。

《雁塔圣教序》分《大唐三藏圣教序》《述三藏圣教序记》二石，嵌于西安大雁塔底层南面，唐太宗亲作序文，表彰玄奘天竺取经，往返历时17年，回长安后翻译佛教三藏要籍之事，记文乃唐高宗为太子时所撰，褚遂良恭书于永徽四年（653年）十月、十二月间，时为中书令，年五十八，此为褚氏最晚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书迹。

此碑妍媚超逸，空灵婀娜；结体疏朗开阔，雍容宽博；用笔灵动多变，提按分明，起伏有致，按处提飞，举重若轻，通于隶，提处中含，细劲入骨近乎篆；点画似瘦实腴，极富弹性，又参行书之连带笔势使之顾盼生姿；笔势遒劲醒动，中侧互用，盘郁顿挫，凌空起收，以虚运实，堪称“以悬空之笔，运字外之力”。

此碑刻手乃一代名匠万文韶，还有可能采用了摹勒上石的新方法，故传真度极高，行迹笔意跃然碑上。此碑已完全摆脱欧阳询、虞世南楷法中尚存的隋碑格局，





而太宗又极力推崇的“大王”书风,使得魏晋婉畅妍美的行草法终于在唐代楷书中开花结果。当时又经历了“贞观之治”,社会相对稳定繁荣,褚遂良这一笔骨肉匀停,风神足具,宽绰大度,瘦润清朗,刚柔相济的楷书不仅自立门户,更是有唐一代楷书趋于成熟的标志,某种程度上也是盛世景象在书法艺术中的投射。

张怀瓘《书断》赞曰:“若瑶台青碟,官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欧、虞谢之”的正是褚遂良在欧书法度森严的理性美和虞书温文尔雅的内敛美之外,展现的笔意满盈的华彩之美,这是入唐后已到暮年的欧、虞所力不从心的。清王澐《竹云题跋》云:“褚河南书,陶铸有唐一代,稍险劲则为薛曜,稍痛快则为颜真卿,稍坚卓则柳公权,稍纤媚则钟绍京,稍腴润则吕向,稍纵逸则魏栖梧,步趋不失尺寸则为薛稷。”

《大字阴符经》也是褚遂良的墨迹名作,表现了鲜明的褚体楷书特点。后世的许多书法学习者、收藏家都给予极高的评价。此帖不但有俊美的外形,更有高难的神韵,可谓是一件神形兼备之作。

此帖以楷书为主,又略带行意。褚遂良书此作时当是以一气呵成,用笔爽健,沉着痛快,神完无比。笔画粗细变化十分明显,展现出变化多端又和谐的美。如“道”字的一长横,虽然那样的纤细,但挺劲而富有弹性,而且起收的逆入逆止仍非常清晰,与旁边的“万”字丰满而有起伏的一粗画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完全符合褚遂良的“用笔当如印泥,如锥画沙,使其藏锋,书乃沉着。当其用锋,常欲透过纸背”的主张。另外,看它的卧捺、立捺,由于势态的不同,提按的轻重、弧线的变化而无一雷同,可见褚字有率真而多变的特点。

此外《大字阴符经》有许多楷书的笔意,使其更为生动活泼。若非功夫深厚,通身是力,断不能如此举重若轻。曾有人在论及褚书时,以“青琐婵娟,不任罗绮”八字形容,其实这只是看到了褚书最表层的东西,如若腕底无力,是绝写不出褚体的。将褚书与颜真卿的颜书相比较,区别是明显的,壮健是颜书的特色,轻灵是褚书的特点。但能写好颜书的人,不一定能写好褚书。

《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意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遂良的字体结构有着强烈的个性魅力。

褚遂良书法在欧、虞之后而融归于晋风,并对其后的徐浩、颜真卿等书家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薛稷(649~713年),唐代画家、书法家。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外祖父魏征为初唐名臣,他本人曾任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所以人们多称他为“薛少保”。后因太平公主与窦怀贞等人密谋叛变,事泄被杀,薛稷以知情不报被赐死狱中,卒年65岁。工书法,师承褚遂良。

薛稷还在孩提时,一次偶然的机,在外祖父魏征家里看到了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于是锐意摹仿,刻苦研习,尤其对于褚遂良的书法学得最为逼真,当时有人购求书法,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的谚语。他的《信行禅师碑》,在点画清瘦的特色上,似乎比褚遂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为后来宋徽宗创制纤劲飘逸的瘦金体书法提供了较多的借鉴。

薛稷为人好古博雅,辞章甚美。政事之余,专力于书画艺术。在薛稷一生中取得最高成就的是绘画。其书法特色是“结体迢丽”,“媚好肤肉”,被人形容为“风惊苑花,雪惹山柏”,充满了诗情画意。

薛稷行、楷书始见称于开元中叶张怀瓘所撰之《书断》,并入能品,且立传称:“书学褚公,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可谓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杜甫曾见其普赞寺题额三个大字,笔势雄健,有《观薛少保书画壁》诗赞云:

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蹇。

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

薛稷具备很高的文字才能,“文章学术,名冠时流”。他的诗歌写得很好,《全唐诗》中共收录其作品14篇。

薛稷书法作品有《中岳碑》《升仙太子碑》《信行禅师兴教碑》《佛石迹图传》等。

《信行禅师碑》,又名《隋大善知识信行禅师兴教之碑》,越王李贞撰,薛稷书。唐神龙二年(706年)八月立,原石早佚,仅存清何绍基旧藏宋拓孤本传世,此本现已流入日本,为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所收藏,仅1700余字。此碑书法骨力特盛、瘦劲洒脱,而不乏华美娟秀之致,后世论者以为不仅上承褚体之遗绪,且下开宋徽宗“瘦金书”之先河。





心  
經

般  
若  
波  
羅  
蜜  
多



欧阳询《心经》(部分)

《心经》(全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欧阳询书,是一部佛教经典,全文仅260字,却囊括了600卷《般若波罗蜜经》的精华核心,是佛经中字数最少的一部经典著作,因其字数最少、含义最深、传奇最多、影响最大,所以古往今来无数艺术家都倾注极大精力和虔诚之心,把《心经》创作成为异彩纷呈的艺术品。



觀自在菩薩行  
深般若波羅蜜  
多時照見五蘊





皆空度一切苦  
厄舍利子色不  
異空空不異色



色即是空空空即  
是色受想行識  
亦復如是舍利



子是諸法空相  
不生不滅不垢  
不淨不增不減

是故空中無色  
無受想行識無  
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身香味觸  
法無眼界乃至  
無意識界無無

